

1
王维思
Lo-Fi (截图)
影像装置
1920×1080p
2016

2
王维思
中国爸爸
2017

高科技，低生活 High Technology, Low Life

王维思 敖想 Wang Weisi Ao Xiang

摘要：如今高科技技术不断发展，带给人们生活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惶恐的焦虑感。王维思的创作关注高科技光鲜亮丽表象背后的弱势群体，他把艺术家所持有的敏感性掺杂着悲悯的人文关怀，直白地在作品中显露。

关键词：高科技，科幻，低生活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bout not only convenience, but also trepidation and dysphoria. Wang Weisi's creation is concerned with disadvantaged groups behind the glossy appearance of high technology, and he expresses the artists' sensitivity, sympathy and humanistic concern directly in his works.

Keywords: high technology, science fiction, low life

敖想（以下简称“敖”）：在你目前的创作中，你是带着怎样的创作情绪呢？

王维思（以下简称“王”）：我近期正在创作新的装置作品，并将另一部持续制作快两年的动画短片推进到中后期阶段。创作时情绪基本是冷静的，偶尔会怀疑和躁动不安。

敖：怀疑和躁动是因为在创作中遇到瓶颈了吗？

王：很多原因吧，其实最主要的问题不是作品本身遇到瓶颈，而是客观环境给你造成的压力，客观环境有自己的选择和标准，在平衡自己的感觉和别人的感觉时会有一些矛盾。

敖：你是一个科幻迷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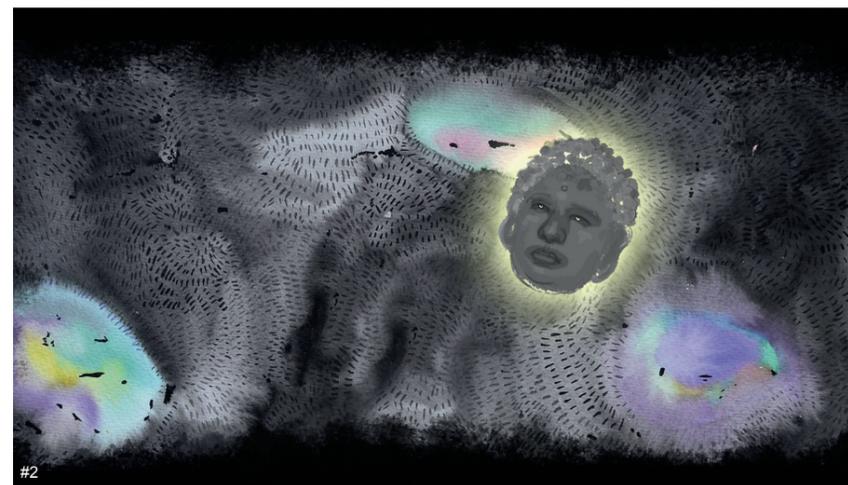
王：科幻有时候对人类、哲学、政治、历史是具有预见性的，它应该被推广，尤其对新媒体类艺术，它是一个很基础的知识结构和世界观的构架。我们生活于前人的科学幻想之中。

敖：在《低保真》这件作品中你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王：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谈论的是赛博朋克。“High Tech, Low Life”（高科技、低生活）是一度被许多科幻迷和相关文化研究者用以形容赛博朋克的一句话——而我们已经身处其中。处于异化的信息社会中的平民的宿命在于，即使生活已经被更为便捷和人性化的虚拟或者实体的产品所供养，巨型系统本质所决定的压迫和摧毁并没有真的消失。以网络与通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发展带给公民的无疑是更加飞速和疯狂的城市化步伐。更重要的是意识层面的转场：从自然经济到“赛博工厂”的心理失衡以及考验，肉身和感官的巨大错位见证了现实版的“高科技、低生活”。

《低保真》和《Lo-Fi》是一件作品（虽然它们时常被拆开展出）。它是城市的奇观，让人匪夷所思、忍俊不禁：一边是不断加速的信息聚合、不停优化升级的物资流动以及蒸蒸日上的虚拟社会建设；一边是机遇、绝望、新奇、残酷并存的底层生活。我希望用既粗鲁又可爱的方法活生生地展现这样一种场景。

敖：“我胡汉三又回来啦”系列作品，



作品之间构成什么样的联系？

王：作品之间的联系很微弱，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我动画专业踏入装置艺术的转折时期的探索，都很懵懂，我只知道我得做下去，不管受到的是赞誉还是无视，我都得继续，不停让作品出现。所以“我胡汉三又回来啦”没有其它什么含义，只是自我调侃。到《Lo-Fi》时我有点懂自己了，所以就不叫胡汉三系列了。

敖：在我看来，《每一天的太阳都是另外一个太阳》这件作品内容的基调是属于无意义的？

王：是的，无意义。我自己很不喜欢这部作品，我喜欢《Lo-Fi》。

敖：另外一部动画《中国爸爸》为什么创作时间持续这么久？

王：动画创作周期本来就特别长，做动画就是一个比谁的耐心更好的过程。如果你有很多的灵感迸发，但是你要是没有耐心的话，动画就永远放在那里。另一方面，我的整块时间也不多，中间插进其他事情，是很容易做到一两年的，再加上我的片长算挺长的了，所以就老是收不了场。

敖：在创作之前你是如何选择题材的，什么样的标准才能作为你新创作的本源？

王：我没有特定的标准，因为几千年来艺术讨论的话题其实并无大变。让我持续激动又忧虑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我的题材，尤其是那些不为人所察觉、极度超前、或者极度

落伍的东西。

敖：你近两年的作品中，什么成为了你标志性的符号，在作品中是怎样体现的？

王：近两年，贫穷艺术成了我的“符号”。我是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对于精神世界的贫乏和物资泛滥到溃烂，始终怀有深深的恐惧和焦虑。带着一丝“小艺二代”的叛逆，我有点拒绝那些宏大又讲究的审美取向（尤其是掌握话语权的中产阶级成功艺术家的品位），残酷和堕落才是我真正关心的。

敖：你目前正在创作的作品主要思路是怎样的？

王：做好动画——我实在太喜欢做动画了。在这过程中的脑力、体力的挑战都使我可以忘记现实生活有多让人担忧。同时我得继续做“贫穷装置”，这个过程让我鼓起勇气面对世界的一些残酷本质。